

徐
陵
編

明小宛堂覆宋本

玉臺新詠

人民文學出版社



-96



明小宛堂覆宋本

玉臺新詠

徐陵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玉臺新詠/徐陵編. —影印本.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7777-9

I. 玉… II. 徐… III. 古典詩歌-作品集-中國 IV.

I 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195345 號

責任編輯:葛雲波

裝幀設計:劉 靜

責任印製:王景林

玉臺新詠

徐陵編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編:100705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開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張 5.375 插頁 1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ISBN 978-7-02-007777-9 定價 30.00 元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電話:01065233595

明小宛堂覆宋本《玉臺新詠》影印說明

〔一〕《玉臺新詠》原本的具體篇目今已無從考索，就今天所得到的材料，宋刻《玉臺新詠》收詩情況有三種記載：一是吳兆宜記載的收詩六百九十一首，二是據趙均覆宋刻統計而得的六百五十四首，三是據屠本記錄宋本篇數得六百八十九首。這些，與唐人所見《玉臺新詠》收詩六百七十首大體接近。

一、《玉臺新詠》的作者

《玉臺新詠》是陳代（五五七—五八九）徐陵（五〇七—五八三）所編的一部詩歌選集。全書收錄漢魏六朝一百餘位作家共六百七十餘篇作品，分為十卷：第一卷為樂府詩，第二卷至第八卷為五言詩，第九卷為七言、雜言詩，第十卷為絕句。此書最早著錄於《隋書·經籍志》，題徐陵撰。但是《陳書·徐陵傳》卻未著錄此書。加之現存諸版本所收徐陵詩，作者均題作「徐孝穆」，徐陵，字孝穆。如果《玉臺新詠》確係徐陵所編，似不應稱字。因此有人懷疑《玉臺新詠》非徐陵所著。但是，《藝文類聚》卷五十五也題此書為徐陵所撰。《隋書·經籍志》與《藝文類聚》均成於初唐，尤其是《藝文類聚》的編者歐陽詢乃是陳代官員歐陽紂（五三七—五七〇）之子。歐陽

死於陳宣帝太建二年因叛陳被殺，歐陽詢「以年幼免」（《陳書·歐陽紇傳》），從這一年起到陳代滅亡，還有十九年的時間。而徐陵之死在陳後主至德元年（五八三）。就是說，五七〇年時，歐陽詢尚「年幼」，至五八三年又過去了十三年，徐陵死時，歐陽詢已經成為青少年。這時的徐陵，官位文名均顯赫一時，可見歐陽詢對於徐陵的情況是不會弄錯的。因此，《玉臺新詠》為徐陵所編當是信而有據的。

二 《玉臺新詠》成書年代

《玉臺新詠》卷首下題署作者官位，通常是「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孝穆撰」。據此，《玉臺新詠》當作於陳代。但是，自唐代以來，有許多材料否定此說。《郡齋讀書志》著錄《玉臺新詠》時，徵引唐代李康成（與李白、杜甫同時代人）《玉臺後集序》，稱：「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東朝，特見優遇。時承平好文，雅尚宮體，故采西漢以來詞人所著樂府艷詩以備諷覽，且為之序。」劉肅《大唐新語》自序作於「元和丁亥」，西元八〇七年也提到了《玉臺新詠》說：「先是，梁簡文帝為太子，好作艷詩，境乃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根據這些材料，明末吳兆宜《玉臺新詠箋注》、《四庫提要》等並以為此書編於梁朝蕭綱（五〇三—五五一）為太子期間。至於徐陵陳代官名乃後人所加。還有學者根據《法寶連璧序》所列三十八位編者的排列次序，把《玉臺新詠》的成書年代限定在中大通

六年（五三四）前後。^{〔二〕}不過，現存文獻資料和版本資料頗多問題，也有學者認為，《玉臺新詠》成書於陳代的傳統記載未必有誤。相關的討論，可以參看拙著《〈玉臺新詠〉研究》第二篇〈玉臺新詠〉成書年代新證》。^{〔三〕}

三 《玉臺新詠》的性質

《玉臺新詠》是一部詩歌總集，歷來的史傳目錄均歸入集部總集類，自是題中之義。唯有晁公武（一一〇二？—一八七？）《郡齋讀書志》例外，將《玉臺新詠》與《樂府詩集》、《古樂府》並列收入樂類中。這種分類似本於唐朝李康成。如前所引，李氏《玉臺後集序》特別強調該書乃「采西漢以來所著樂府艷詩，以備諷覽。」晁公武著錄《玉臺後集》時說：「唐李康成采梁蕭子范迄唐張赴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陵編。」這裏，說《玉臺新詠》收錄的是「樂府艷詩」，《玉臺後集》收錄的是「樂府歌詩」，強調是都是「樂府」，即從入樂的角度來看《玉臺新詠》。以往論及《玉臺新詠》的特點，往往關注所收詩歌的描寫內容，即以女性為主，而忽略了這部詩集的人樂特點。從某種意義上說，《玉臺新詠》實際上是一部歌辭總集。這一點與《文選》迥然有

〔二〕 參見日本學者興膳宏《〈玉臺新詠〉成書考》，譯文載《中國古典文學叢考》第一輯，復旦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三〕 《〈玉臺新詠〉研究》，中華書局二〇〇〇年版，第六五頁。

別。再看《玉臺新詠序》，所論多與歌辭演唱有關。可見，《玉臺新詠》之編錄，本意在度曲，而非像蕭統（五〇一—五三一）那樣有更多的目的性。作為歌辭，而不是案頭的讀物，所以《玉臺新詠》所收的詩歌，在內容方面主要是以歌詠相思離別為主要題材，而不可能像《文選》那樣總是表現較為嚴肅凝重的主題。在形式方面，更是注重自然流麗，便於傳唱，而不可能過於雕琢，這些都是由於它的性質所決定的。譬如卷三所收晉楊方《合歡詩》，卷十賈充《與妻李夫人聯句》、孫綽《情人璧玉歌》、王獻之《詩二首》、桃葉答王團扇歌三首》、謝靈運《東陽溪中贈答》等都是典型的對歌，其體裁為一酬一答，各唱兩句或四句，每句為五言。如賈充與夫人聯句，賈先唱五言兩句一聯，夫人唱兩句答聯，賈又唱兩句一聯，李再答；賈再唱。李再續。內容是互相保證：賈說：「我心子所達，子心我所知」。李說：「若能不食言，與子同所宜。」全詩六聯十二句六十字。又如謝靈運詩，只有一酬一答，每首四句，每句也是五言，也是男唱女答。楊方《合歡詩》也是倆人作品，一酬一答，每聯意義相當。體裁是當時盛行的五言。⁽²⁾ 把握住《玉臺新詠》的這種特殊性質，我們也就容易理解為什麼要把古樂府列在卷首的原因了。最後一卷是絕句，也是古樂府列於卷首。根據這種特殊的性質，我們有理由斷定，通行本將繁欽《定情詩》、陳琳《飲馬長城窟》

(2) 參見吳世昌先生《晉楊方〈合歡詩〉發微》，載《文史》第三十五輯，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出版。另外，朱謙之先生《中國音樂文學史》第五章「論樂府」也對《玉臺新詠》的音樂性質作了初步的探索，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重印本。

行》排在第一卷，《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之前，從體例上說是有問題的。而明代鄭玄撫刻本系統將二人詩列在卷二，似更符合於徐陵的原意。

因為徐陵是從樂府的角度收錄古代詩歌，所以，《文選》中許多遺漏的重要詩歌得以入選，比如吳聲歌和西曲歌還有大量的文人擬樂府，多賴《玉臺新詠》的收錄而保存下來。比如《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曹植《棄婦詩》、庾信《七夕詩》等就僅見於本集。另外，許多傳世已久的作品，也可用此集作為校勘，或研究文獻。比如書中所收蘇伯玉《盤中詩》，《玉臺新詠》諸本的排列頗有歧義，這是我們考證這首詩年代最主要的依據了。又如古詩十九首中有九首詩收在《玉臺新詠》中，題作枚乘（？—西元前一四〇）作，為我們提供了進一步探討的資料線索。特別值得我們重視的是，這部詩集主要是從入樂的角度收錄作品，所以在聲韻方面較之《文選》就更為講求，這對於我們研究齊梁詩向隋唐近體詩的演變，具有極重要的參考價值。此外，在詩體方面，卷九主要是歌行體，卷十是五言絕句，而古體向近體的演變，除了聲韻方面的講求外，最重要的特徵的莫過於句式的定型了。《玉臺新詠》為我們提供了具體的作品。

四 《玉臺新詠》的版本

《玉臺新詠》現存最早的版本是敦煌石室中所藏唐寫本，收在《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中，起張華《情詩》第五篇，訖《王明君辭》，凡五十行，前後尚有殘字七行。書題已佚，據所錄諸詩，都在

《玉臺新詠》第二卷之末，其次第與今各本相同，由是知為《玉臺新詠》殘卷。值得注意的是，潘岳詩之前，此本先題「潘岳詩四首」下小字夾註「內顧二首，悼亡二首」，其《內顧詩》前別出題目，「悼亡詩」前亦然。由此而知《玉臺新詠》的體例，先題作者姓名及總篇數，下分注各篇篇題篇數，每詩之前仍各冠以本篇題目。今本則但書潘嶽《內顧詩二首》，而總篇數及小注皆削去。賴此本保存舊例。此本不避「隆」字，如張華《雜詩》「懷思豈不隆」，潘岳《內顧詩》「隆冬不易故」。又「適」字不諱，如石崇《王明君辭》「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如果確定其為唐抄，至少是抄在德宗李適朝之後。

《玉臺新詠》宋刻現已不得一見。⁽²⁾ 現存刻本最早為明刻，大致可分為兩大系統，一是宋人陳玉父刻本系統，二是明人鄭玄撫刻本系統。

陳本系統的最大特點就是書後所附陳玉父跋，見載於趙均小宛堂覆宋本、五雲溪館本及萬曆張嗣修巾箱本等：

右《玉臺新詠集》十卷。幼時至外家李氏，於廢書中得之，舊京本也。宋已失一葉，間復多錯謬，版亦時有刓者，欲求他本是正，多不獲。嘉定乙亥，在會稽，始從人借得豫章刻本，

(2) 筆者撰有《玉臺新詠》宋本管窺》對此略有考述，見《玉臺新詠研究》第六二頁。

財五卷。蓋至刻者中徙，故弗畢也。又聞有得石氏所藏錄本者，復求觀之，以補亡校脫。於是其書復全，可繕寫。

由此來看，《玉臺新詠》至少在南宋初年即已殘佚。陳玉父刻本所依據的是豫章刻本，而且僅殘存五卷。這五卷，據說是「舊京本」，當是指北宋刻本。五卷之中還有缺頁。至於後五卷是從另一「錄本」配齊的。這錄本據何而來，是否也是北宋舊本，現已不得而知。

屬於這個系統的五雲溪館本是現存諸明刻中問世最早的一種，有《四部叢刊》影印無錫孫氏小祿天藏所藏銅活字本。而影響最大則是現在影印出版的明代崇禎三年寒山趙均小宛堂覆宋陳玉父刻本。自明代馮舒、清代的紀曉嵐以迄近現代的學者，對於這個版本無不推崇有加，以為「趙刻要為天壤祖本矣」（張爾田跋語）。確實，此本確有其他版本所缺少的優勢，比如說，此本嚴格避宋諱，於「殷」、「玄」、「弦」、「匡」、「筐」、「敬」、「驚」、「鏡」、「竟」、「慎」、「貞」等字或缺筆，或換字，可以證明確為宋人所傳刻。此外，此本收詩共六百五十四首，與原本大體接近。唯其如此，此本歷來為藏書家所珍重，諸家寶之，秘不示人。誠如鄧之誠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所稱：「藝風丈

(二) 由於統計方法不盡相同，各人統計可能篇數有所不同，如徐幹《室思》六章，這裏算作一首，張衡《四愁詩》及傅玄、張載《擬四愁詩》也各以一首來統計。

昔年見語，世貴趙刻如宋元，其直昂甚，不可問津。」如今，很多善本古籍已歸國有，據《全國善本書目》集部著錄，現存趙均刻本《玉臺新詠》，沒有任何批校的就多達二十四種，另外，還有前人批校本又有十種，總計三十餘種。而且，這個著錄並不完備，因據筆者所知，還有些趙刻本並未入善，如北京圖書館分館就藏有三部趙刻，可能是因為印刷較差而未入善；有些書商，割裂趙均跋以充古本，故近時著錄，多有稱明刻云云，而實際就是趙刻者，其例頗夥。如北京大學圖書館收錄有明刻《玉臺新詠》，僅有陳玉父跋，其實就是趙刻本。另外，日本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卷六著錄有「明嘉靖中翻雕宋本，求古樓藏本。首有徐陵序，每半板十五行，行三十字。界長六寸七分，幅四寸五分。末有嘉定乙亥陳玉久（當作「父」）跋，知依嘉定本重雕者」。此謂嘉靖重雕本，實與趙均本完全相同，疑即趙本。這也從另一側面反映了趙本的價值和影響。這是因為，此後傳鈔刻的《玉臺新詠》多以此本為嚆矢，如北京圖書館所藏馮班抄本、康熙五十三年馮鼇硯豐齋梓虞山二馮先生校閱本、乾隆二十六年華綺保元堂刻本、日本文化三年刻本及北京圖書館善本室所藏諸清人抄本，均源於此本。吳兆宜注本一依趙均刻本，而將鄭玄撫刻本中多出部分悉附各卷之後，注明「以下宋刻不收」等字樣。紀昀《玉臺新詠校正》稿本也以趙均本為工作底本，並參校衆本而成。

明代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鄭玄撫刻本為另一版本系統的代表。明代很多刻本，如嘉靖十二年張世美刻本、萬曆七年茅元楨刻本、陳垣芳刻本等並源於此。

最後，不妨就這兩個版本系統作一對比，可以概括如下幾點：

第一，就收錄篇數而言，陳本六百五十四篇，較鄭本八百一十七篇似更接近於原貌。

第二，就作者而言，陳本共一百一十二人，鄭本一百二十七人，多十五人。這比李康成《玉臺後集》所收作者二百九人都要少得多。

第三，就編排次第而言，鄭本從第五卷開始以梁武帝居首，以下依次為皇太子、諸王及王公大臣，這較之陳本似更合情理。

第四，就具體篇目收錄而言，兩本各有所長。如《盤中詩》，陳本收在卷九傅玄《擬四愁詩》之後，張載《擬四愁詩》之前，在編排上頗顯得突兀，照詩的順序，傅玄、張載為同題作品，時代又緊承，詩體又完全相同，理應緊接，何以中間插進《盤中詩》？這甚至會使人懷疑《盤中詩》是宋人的補遺，並非徐陵所編《玉臺新詠》所原有，故目錄不載。《北堂書鈔》卷一四五引三韻，題作「古詩」，也許並非沒有道理。今傳鄭玄撫刻本系統，《盤中詩》並列在烏孫公主之後，漢成帝時童謠之前，據此可以推斷《盤中詩》成於西漢中期。這也許可備一說。又比如，陳本未收梁昭明太子詩，無論如何都難以理解。而鄭本則收錄了五篇。儘管作者還有異說，但是總還為我們提供了繼續研討的線索。

文學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五年曾據明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寒山趙均小宛堂覆刊宋陳玉父本《玉臺新詠》加以影印，讀者稱便。趙均（一五九一—一六四〇），蘇州寒山人，趙宦光之子，字靈均，號墨丘生。寒山，位於蘇州城西，乃支硎山南麓的一個小山，明萬曆間趙宦光買下寒山，建塋

葬父。原書前有「振綺堂兵燹後所藏書」印，「兵燹」似指咸豐十年（一八六〇）二月二十七日，李秀成率精兵攻克杭州事。振綺堂，清代杭州市著名藏書樓，由汪憲（一七二一—一七七一）創建於乾隆年間；汪璐（一七四六—一八一三）、汪誠、汪遠孫（一七八九—一八三五）四代治理於藏書及整理，聲名甲於浙右。振綺堂收藏此書當在一八六〇年之後。書序下和後敘有「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章、卷一下有「積學齋徐乃昌藏書」章，知其曾為徐乃昌（一八五四—一九三九）所藏。書後趙均跋語後有「趙氏元方」章，則曾為藏書家趙元方（一九〇五年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尚在）所收藏。《趙元方先生文革中被抄書籍及物品清單》（二〇〇七年第一期嘉德四季拍賣會）未閱，不知其中有無著錄此書。趙元方生平，見《北京藏書家趙元方》（雷夢水，《中國典籍與文化》一九九四年第一期）、鄭偉章《文獻家通考》卷二十九「趙元方」條。後歸向達（一九〇〇—一九六六）。

根據學術研究的需要，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重新影印此本，並委託我就相關問題說明如上。
訛誤不當之處，敬請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劉躍進

目錄

明小宛堂覆宋本《玉臺新詠》	一
影印說明	一
自序	一
漢時童謡歌	一
張衡同聲歌	一
秦嘉贈婦詩三首并序	一
蔡邕飲馬長城窟行	二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	二
徐幹室思六首	三
繁欽定情詩一首	三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并序	三
李延年歌詩一首并序	三
蘇武詩一首	四
辛延年羽林郎詩一首	五
班婕妤怨詩一首并序	九
宋子侯董嬌嬌詩一首	九

卷第一

魏文帝於清河見輓船士新婚	一
與妻別一首 又清河作一首	一
甄皇后樂府塘上行一首	一
漢時童謡歌一首	一
張衡同聲歌一首	一
秦嘉贈婦詩三首并序	一
蔡邕飲馬長城窟行一首	一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一首	一
徐幹室思六首 情詩一首	一
繁欽定情詩一首	一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并序	一
李延年歌詩一首并序	一
蘇武詩一首	一
辛延年羽林郎詩一首	一
班婕妤怨詩一首并序	一
宋子侯董嬌嬌詩一首	一

劉勳妻王宋雜詩二首并序	二〇
曹植雜詩五首	二一
樂府三首	
棄婦詩一首	二〇
魏明帝樂府詩二首	二三
阮籍詠懷詩二首	二三
傅玄樂府詩七首	二四
和班氏詩	
一首	二四
張華情詩五首	二六
雜詩二首	
潘岳內顧詩二首	二八
悼亡詩二首	
石崇王昭君辭一首并序	二九
左思嬌女詩一首	二九
張協雜詩一首	三五

卷第三

陸機擬古七首	三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周夫人贈車騎一首	三
樂府三首	
陸雲爲顧彥先贈婦往返四首	三四
王素學阮步兵體一首	四二
吳邁遠擬樂府四首	四五
張協雜詩一首	四五

卷第四

楊方合歡詩五首	三五
王鑒七夕觀織女一首	三六
李充嘲友人一首	三七
曹毗夜聽擣衣一首	三七
陶潛擬古詩一首	三七
荀崧樂府二首	三七
王微雜詩二首	三八
謝惠連雜詩三首	三九
劉鑠雜詩五首	三九
秋胡詩一首	四一
鮑照雜詩九首	四二
王素學阮步兵體一首	四二
吳邁遠擬樂府四首	四五

鮑令暉雜詩六首	四六
丘巨源雜詩二首	四八
王元長雜詩五首	四八
謝朓雜詩十二首	四九
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五一
施榮泰雜詩一首	五一

卷第五

江淹古體四首	五三
丘遲二首	五四
沈約二十四首	五四
柳惲九首	五九
江洪四首	六一
高爽一首	六一
鮑子卿二首	六三
何子朗三首	六三

范靖婦四首	六三
何遜十一首	六三
王樞三首	六六
庾丹二首	六六

卷第六

吳均二十首	六九
王僧孺十七首	七二
張率擬樂府三首	七六
徐悱二首	七六
費昶十首	七七
姚翻同郭侍郎采桑一首	七九
孔翁歸奉和湘東王教班婕妤一首	七九
徐悱妻劉令嫗答外詩二首	七九
何思澈三首	八〇
徐悱答唐嬢七夕所穿針一首	八〇

卷第七

梁武帝十四首	八一
皇太子聖製樂府四十三首	八四
邵陵王綸詩三首	九三
湘東王繹詩七首	九四
武陵王紀詩三首	九五
庾信雜詩三首	一〇四
甄固奉和世子春情一首	一〇五
劉邈雜詩四首	一〇五
紀少瑜雜詩三首	一〇六
聞人倩春日一首	一〇七
徐孝穆雜詩四首	一〇七
吳孜雜詩一首	一〇八
湯僧濟雜詩一首	一〇八
徐悱妻劉氏雜詩一首	一〇八
王叔英妻劉氏雜詩一首	一〇八
劉遵雜詩二首	一〇〇
王訓奉和率爾有詠一首	一〇〇
庾肩吾雜詩七首	一〇三
劉孝威雜詩三首	一〇三
徐君蒨雜詩二首	一一三

卷第八

蕭子顯樂府二首	九七
王筠和吳主簿六首	九八
劉孝綽雜詩五首	九九
劉遵雜詩二首	一〇〇
王訓奉和率爾有詠一首	一〇〇
庾肩吾雜詩七首	一〇三
劉孝威雜詩三首	一〇三
徐君蒨雜詩二首	一一三

卷第九

鮑泉雜詩二首	一〇三
劉緩雜詩四首	一〇三
鄧鏗雜詩二首	一〇四
甄固奉和世子春情一首	一〇五
庾信雜詩三首	一〇五
劉邈雜詩四首	一〇五
紀少瑜雜詩三首	一〇六
聞人倩春日一首	一〇七
徐孝穆雜詩四首	一〇七
吳孜雜詩一首	一〇八
湯僧濟雜詩一首	一〇八
徐悱妻劉氏雜詩一首	一〇八
王叔英妻劉氏雜詩一首	一〇八
歌辭二首	一二二
越人歌一首并序	一三三